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盡言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啟泰

謄録監生臣王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盡言集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盡言集三十卷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秘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别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

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迹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劄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福序皆云得抄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㮮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讎偶殊三字脱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

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其中稍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為僉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禮于君者遂如鷹鸇之逐實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為蘇軾

所善程子為蘓軾所讐而安世論𦍩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併程子詆為五鬼絶無所區别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為疵瑕也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畧論之曰為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是為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録於王安石吕恵卿皆有

所採録獨以安世嘗劾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凜凜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盡言集原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為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輙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為先生在當時目為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為語録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爐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

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暘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陜叅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没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

汲長儒在唐則有魏陸二公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為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攻擊章蔡諸疏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停復奏不為沮撓嗚呼其亦若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蠹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

之社稷至今存可也柰之何鑿枘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竇雷化諸蠻烟瘴雨之區卒為先生奉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葢緣先生久從司馬公遊得誠之一言為盡心行已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

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即縉紳大夫游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顧為之執鞭而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蹤則思踐其實茲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逄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蘆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蘆山公蜀人也昔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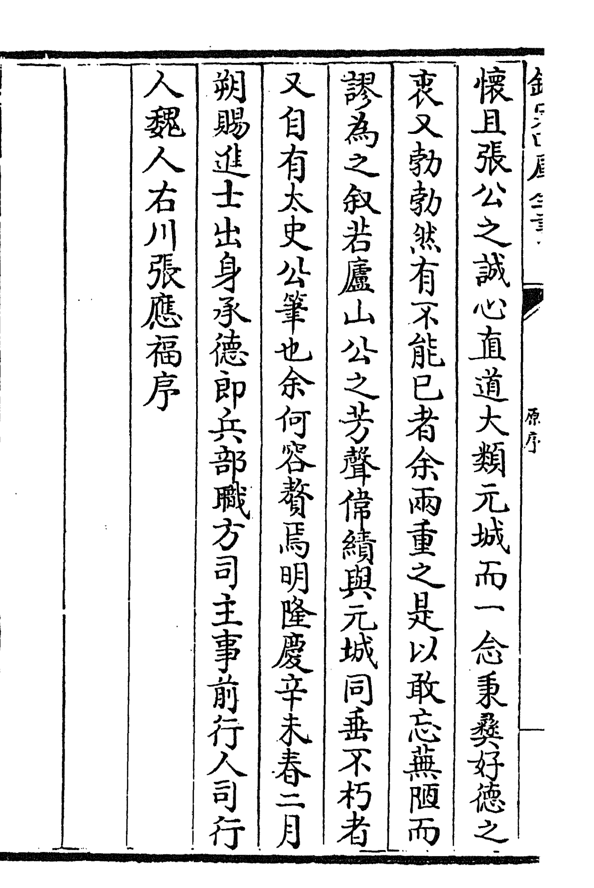
長公稱先生為真鐵漢至今名為確言乃公亦炳揣是集殆又為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為先生序亦少致嚮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隆慶辛未正月吉日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

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是惟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即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畧無顧避即是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強買讖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儻論百折不回必斥其人寢其事而后

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瀕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鐵漢盖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迺僅見焉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死於諫雖竄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

披膽於君前而犯顔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沉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畫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録而鋟諸梓與先生語録行録並傳於世既成囑余叙諸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炳奚俟余叙為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



懷且張公之誠心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彛好德之衷又勃勃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為之叙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序

盡言集卷一

宋 劉安世 撰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真諫列內惟謭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葢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

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

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

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

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数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懑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决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

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

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

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

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

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

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

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

傾耳承聽聳動厥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躅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

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中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駮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

理也臣嘗覩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禄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减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皐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

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禀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内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縻耗廪禄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廪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狥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

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輙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

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由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

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
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
是要劇為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
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
屬並據高勢根連蔕固更相朋比絶孤寒之進路增膏
粱之驕氣寖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裁抑
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
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耻掃地陛下踐阼

之初厲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聽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為光禄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

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壻李由堂差監左
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
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為
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壻
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録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
壻邵龢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中
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及又
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

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洺州胡宗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拔擢除授也宫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吕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觳近自常

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

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之

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

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

左丞王存

右丞胡宗愈　姻家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

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

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

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

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於兹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説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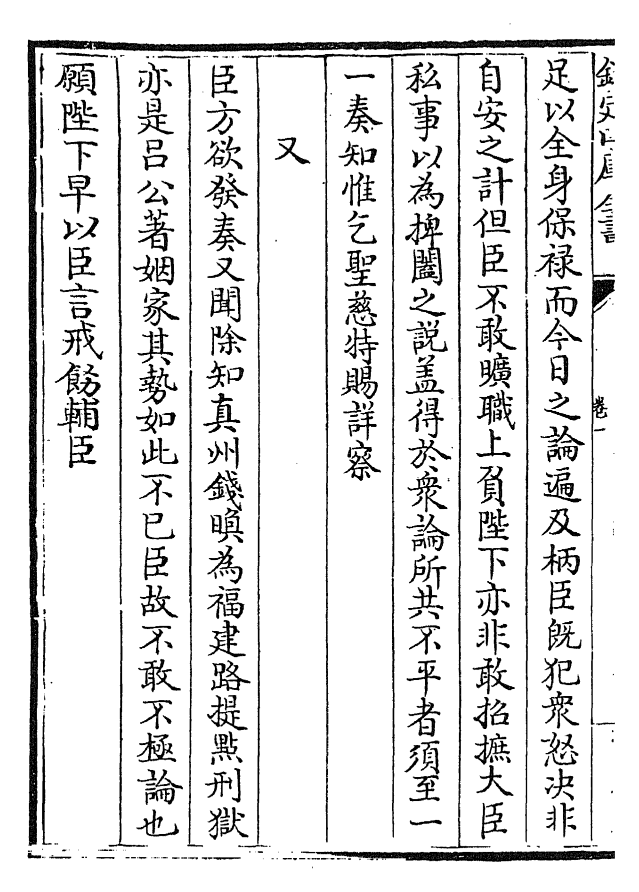
綱紀大壞常衮當國力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絶而矯
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
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
孫之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
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
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
寺監官教職内知縣之類號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
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寘如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

用即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倖不細况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禄權要之家何幸而䟽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畿内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鬧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闒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

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
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為之不平者
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畧具所聞上
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覧仍願陛下出
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
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黄

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有拔擢寘在諫垣苟緘默不言



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招撫大臣私事以為捭闔之說葢得於衆論所共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真州錢瞋為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極論也願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内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闒茸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覩除目内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税院葛蘩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

執政皆是姻家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
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
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
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為官擇人
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孫葛蘩新命以伸公議

貼黄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葛蘩係范純仁
之同門壻而執政狥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

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貼黄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上煩聖聽按棐憑藉閥閱素無聲問才既暗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叅預密論號為死

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誤恩列職
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官之三長今棐謅
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
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
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黄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重非他官之比自
來由此遂為兩制豈容小人僥倖冒處伏望别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歷玷太史伏蒙

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臣竊疑之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盖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間纔三四舉何嘗輙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巳狀已具前奏

既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閣之選不試而授尤
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蠹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
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
亂盛衰之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
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日未聞指揮按
棐學問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

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為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懇誠上瀆聖覽

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非猥以庸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為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奬共力主張

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茍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恐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為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除中旨罷集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戢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黄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縉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寖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為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杜塞僥

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

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禄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覩陛下即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為治如棐匕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

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

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叙雪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棐才既猥下性復憸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爾姦邪

朋黨耻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茲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

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籍籍居不自

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揖揮不許辭免若果出
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
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巧進邪說熒惑
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棐嘗為
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妄之甚也且棐既
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
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
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

又不即時無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觧塞人言及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禄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以謂棐名預五鬼為清議所惡者非茍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

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則百日之内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為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為妄不可盖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

是辨别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
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寖長於今
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棐新命慰
荅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
惓惓之誠盖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
留聽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奏論未

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一郎官固若不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陛下至公之政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為郎官矣復以授之似不為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且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葢以館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

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裴去役就此不見其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既已沮遏不行而裴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顥畢仲游楊國寶歐陽裴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顥則先以罪去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為辭即授開封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尋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陝西尚賴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令寢罷歐陽棐

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問大臣一薦遂用為著作郎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曽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徙畧無公道上欺主聰下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行致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

之道寖長臣雖愚暗深以為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道以折羣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一

盡言集卷二

宋　劉安世　撰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纔有臣僚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遏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

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教絶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汚辱朝紳伏望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黄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神宗皇帝遏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

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汚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覈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

用至使縣令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阼之初崇尚寛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别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青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况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

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罪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

相繼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
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
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
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
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
再用而薄責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
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往往未復
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 闕 固不足頻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令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

朝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
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
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
英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
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
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
狀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
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

珍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

量往往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
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
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内
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
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

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

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冐處其間既將使指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捃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寛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廵按郡縣每請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

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實

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罷
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
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次高一界為額如增虧不常
者即取酌中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
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
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
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
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

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
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
人其所通抵産不得出隣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
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
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
之處過爲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
買却便節次裁減官錢深慮寖久大段虧減歲入若

許人明狀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
若數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自
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旨依一承
買場務三年為界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録合用條及
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
承買仍具抵常家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
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著價最高錢
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取問

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别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差價最高人戸名及抵當所在請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著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盖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快目前之

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内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産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縁同保淪胥失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盖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郵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

就緒而今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覩戶部狀稱若抵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剥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之所宜行也且寶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值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

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不充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狗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復生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惜之况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

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

字隷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觧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陜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况王孝先已改濮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不當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秘閣校理秘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盖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

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為之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
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
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行竊謂
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捨黄景而論洵直非敢
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
轉一官辭罷校理今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黄景纔

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便得任子重疊僥倖頗招物論況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錢勰止令贖

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緦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内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

至公而愼用之乎今閞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霑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册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妄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爲天下誣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𢙍善者不過如此今實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僞之迹固在𢙍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好名之

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狥公議追緦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之公朝知名器不可幸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為一錢緦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

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務掊克希望進
門及移陜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
聞居厚擢為待制數對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
遂有成効彼蒙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陛
下即政之初以居厚刻剥太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不
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紳之間鮮
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外之人指為幸免
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

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贓狼籍深為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恭對尋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

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母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千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端坐於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紿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輙具聞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擬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

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二

盡言集卷三

宋 劉安世 撰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

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阼之始首加任使再期之内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姦亦未甞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切謂

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茍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憸倰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愊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咈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為主

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狥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真癖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

進用再期之内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户不量緩急閒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户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搢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前之論遂詆劉

昱以謂戸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䕶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戸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隲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内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次寵禄而歸惠於已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

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孫壻方嘗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熈寧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

下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覬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幾之暇詳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盩即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

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搢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覩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違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干

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
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
體兩得而亷耻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
上設亷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臣竊覩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亷耻禮
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
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
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滅亷耻

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耻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叅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覔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

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悦而誠服者盖天下之民别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下毁滅廉耻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

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
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
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
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
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
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
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
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

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傲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耻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賞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横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税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横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

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儌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

下為人鄙猒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
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
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
類巧為邪説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
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
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

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荆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蹐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

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

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愚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閒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

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耻固當罷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緡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鶩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

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
措猶能竊笑况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
解體隳紊綱紀汚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
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
前後章奏付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
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

其事臣亦嘗與右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黙輒冒誅譴再申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訟姦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

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强禦為巳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茍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耻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旣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法而

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捃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

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耻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誉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

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

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葢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悦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縁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

席爰驟遷要近碓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僥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隲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隲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輙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禄而自為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坰素無士

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垧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孫壻方於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隳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践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

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使同列使勿上䟽背公庇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晳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髙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修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

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
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
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
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旣不合事遂中
輟搢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
前之議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
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
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

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久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折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

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驁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不

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覬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
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
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
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
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
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
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
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齚舌不敢有辭

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

所以為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葢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姦徼幸異日顯主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靦

汚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

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

并其餘背公狥私毁滅亷耻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

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覧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

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辠雖

已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存邪

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茍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

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

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

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

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
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即
政之初首名司馬光於閒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
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
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川於
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
之任其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覿繼言其
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

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睠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

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禄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聽下犯邪黨蓋臣內顧譾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早賜指

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匿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耻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

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修完為御史中丞黄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

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耻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廊廟賓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葢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

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覧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掊摭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

年不止偃然居位畧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耻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恵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妄

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青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三